

我常在晨曦初露或暮色四合时，到洮儿河边走一走。河水从大兴安岭一路而来，流经乌兰浩特城东，不疾不徐。清晨，薄雾浮在水面；傍晚，斜阳把一河清波染成暖金。城西，归流河与之遥相呼应。两河环抱红城，也把山林、草原与城市的日常连在一起。

站在河畔，最先让人安静下来的，往往不是景色，而是水声。它从芦苇间、桥影下细细传来，像城市悠长而平稳的呼吸。风过水面，波纹一层层荡开，柳枝的倒影随之一晃一晃。

“洮儿”在蒙古语中有“网”之意。千百年来，这条河穿行于科尔沁腹地，像一条绵延的水脉，滋养草木、田野和聚居其间的人们。它把大兴安岭山林的清冽带向草原，也将沿岸一个个村落、一代代人的烟火日常串联起来。对于乌兰浩特来说，洮儿河既是一条自然河流，也是一段不断延伸的城市记忆。

老一辈乌兰浩特人记得，城区这一段河岸曾是另一番模样。河道淤塞，水色浑浊，两岸杂树，乱石相间，一些滩地长期荒置。彼时的洮儿河就在城边，却让人望而却步。

属于那段岁月的记忆有很多，而留存在我记忆最深处的，却是阵阵蛙声。

30多年前的夏夜，暮色一落，河边便响起此起彼伏的蛙鸣。起初只是零星几声，像在试探，随后一声应着一声，渐渐连成一片。那声音能越过街巷，传到城区的百货大楼、新华书店一带。走在夜色里，看不见河水，也能感知洮儿河就在近旁。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蛙鸣是季节的钟声，也是河流生命的一部分。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蛙声渐渐稀了，直至几乎听不见。我曾为此写过一首诗《一只青蛙的叫声》，记下那份失落。多年后再想，蛙鸣的远去并不只是一段声音的消失。水、岸、草木与鸟兽虫鱼彼此相连，一处变化，往往会在另一处留下回声。骤然安静的夏夜，让人恍然明白：一条河的清浊，草木的荣枯，本就 and 一座城市的生活休戚与共。

2012年，洮儿河城区段生态修复工程铺开。清淤疏浚，拓展水面，整治河岸，增加绿地，河道重新舒展开来；岸线逐步梳理，植被恢复生长，桥梁、步道、广场、栈道等设施陆续完善，曾经杂乱的滩地，渐渐变成可供游人休憩的好去处。

改变，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树要一年年长高，草地要一季季返青，河岸也需要时间恢复生机。几年过去，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走近洮儿河。从



洮儿河畔 毕力格 摄

匆匆经过，到愿意停下来散步、锻炼、看水、听风，河流重新进入城市生活。

如今走进洮儿河生态休闲公园，已很难将眼前这番景致，与旧日荒滩重叠在一起。河套柳垂枝近水，白杨迎风挺立，榆树和灌木错落生长。滨河步道穿行林间，木栈道伸向水边，休闲广场和运动场地散落其间。春日新绿铺岸，盛夏树荫浓密，入秋叶色斑斓，冬天河面与雪野相接，各有气象。

我尤其喜欢洮儿河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河面还浮着薄雾，芦苇和树木只露出深浅不一的轮廓。风里有水汽的微凉，也有草木和泥土的气息。偶尔一只水鸟掠过，翅尖擦过水面，惊起一圈涟漪。太阳慢慢升起，雾气一点点散开，水面由灰蓝渐渐变得澄澈明亮，岸边树木也显出清晰的层次，整条河仿佛从睡梦中醒来。

很快，安静的步道有了人声。有人打拳舞剑，一招一式舒展从容；有人沿河慢跑快走，脚步轻快；老人结伴散步，走走停停；年轻父母带着孩子，辨识水鸟，静看游鱼。临水的平台上，垂钓者静静坐着，鱼竿斜向水面。他们未必在意收获多少，更多时候，只是在一河晨光中守住片刻清闲。

洮儿河的晨昏

□陈小秋

我总觉得，唯有清晨，最能看见一条河与一座城之间真切的亲近。没有节庆的喧闹，亦无刻意雕琢的景致，人们只是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来到这里。有人每天走同一段路，有人与熟识的晨练者点头时候，有人在长椅上晒一会儿太阳。河流便在这些细碎往复的日常里，悄然融入城市的烟火。

江心岛一带，芦苇随风起伏。水鸟浮于河面，缓缓游弋觅食，见有人走过，也不急着飞走。人与水鸟之间这份不经意的安然共处，令人心生暖意。曾经沉寂的河岸重新有了生机。虽然记忆里铺天盖地的蛙鸣还没有回来，但清水、草木与鸟群，已经让河流恢复了鲜活的表情。

横跨洮儿河的哈达桥，是人们静赏河景的好去处。长桥曲线舒展，蓝色桥身横卧水上，远远望去，像一条展开的哈达。站在桥上，河水、绿地、树影和城市尽收眼底。晨光里有人健步，晚霞中有人驻足。冬日雪后，桥与河流又是一番清寂景观。

悠悠洮儿河畔，留存着来自久远往昔的斑驳印记。一些珍贵的文物在这里出土。如今，河岸上的雕塑多以“金牌”的形制作为文化意象，让人们在看水、看桥、看草木之外，也能触摸到这片土地深处的历史印记。

每次走到这里，我总会心生遐想，

烟火里的温情

□田野

“没事儿。”娜仁花蹲下来，替她把散在桌上的本子和文具收进书包，“这碗面阿姨请你吃。先别哭，上学要迟到了。”

小姑娘紧紧抿着嘴。娜仁花给她擦了擦眼泪，笑着逗她：“等衣兜‘长大’一点，钱就不容易跑丢啦。”

问清她就在斜对面的青山小学上学，娜仁花叮嘱道：“十字路口车多，阿姨送你过去。”说着牵起她的手往外走。到了门口，她像是想起什么，停下脚步，从围裙兜里摸出些零钱。

阳光照着一大一小两个人。娜仁花放慢脚步，牵着小姑娘过了斑马线。到了校门口，她把零钱塞进小姑娘手

里：“这是中午的饭钱，收好，别饿着。”

小姑娘愣了一下，攥紧钱，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娜仁花摆摆手，看着她跑进校门，才转身回店。

店里的人静静地目睹了这一幕。没多久，一位女士结账时低声说：“把刚才那孩子的面也算上。”

“不用，真不用。”娜仁花笑着推辞，“我们请孩子吃的。”

女士没再争，扫码时还是悄悄多付了一碗面的钱。她刚出门，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也起身结账。他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柜台上，示意不用找零钱。临走前，他问了一句：“你们家孩子呢？怎么没见来店里？”

一条河的寿命远比人的一生漫长。曾经的驿路、村落和往来的人群早已隐入岁月，河水仍在向前。历史的厚重，未必总以宏大的姿态呈现，有时就在脚下的一条河里，在一件出土文物里，也在一座城市不断改变的空间里。从昔日滩涂到今日公园，从河岸旧貌到一桥飞架，洮儿河沿岸的变化，已成为红城发展的一段可见记忆。

如果说清晨的洮儿河清润柔和，那傍晚时分便添了几分烟火气。

夕阳西斜，余晖落在河面和树梢，白天的燥热慢慢褪去。吃过晚饭的人们陆续来到河边。有人沿步道散步，有人在亭下闲坐。一伙人围着棋盘，切磋棋艺，棋子落下的清脆声夹着几句玩笑。不远处，人们随着音乐翩然起舞，树林里，偶有二胡声悠悠传来。年轻人结伴慢跑，孩子绕着喷泉追逐，老人坐在一旁谈笑。

天色暗下来，河边反而更加热闹了。相识的人停下脚步聊几句家常，孩子们在空地上跑来跑去……整日的忙碌都在此处缓缓舒展，晚风也把城市的烟火气吹得柔和。

这些场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却最能说明一条河与一座城的关系。河岸不只是供人观赏的景致，而是一处可漫步、可驻足、可休憩的公共场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来到这里，共享同一阵晚风、同一片水色。人与人未必相识，却因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共同亲近这条河。

夜色渐深，灯光沿河亮起。白天清晰的树影变得朦胧，桥的轮廓倒映水中，步道上的人依旧三三两两。水声并不因夜晚而停歇，它穿过灯影，向下游流去。

我仍然怀念30多年前的蛙鸣。那声音一旦进入记忆，就很难真正消失。如今每逢夏夜走到水边，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听一听，期待芦苇深处忽然响起熟悉的一声声蛙鸣。

也许有一天，它真的会回来。只要河水继续清澈，岸边草木继续生长，人们依然珍惜这片水域，那些属于河流的生命终会找到自己的归途。

离开时，晚风已经有了凉意。身后，灯火映着河水，哈达桥静静横跨两岸。明日清晨，太阳还会从水面升起，晨练的人仍会沿着步道走来，鸟儿还会掠过芦苇。洮儿河也将一如既往地向前流去，把大兴安岭的清气、科尔沁草原的辽阔和红城寻常日子的温度，一并带向远方。

山水人文

娜仁花的手抖了一下：“要是还在，今年也该上小学了。”

中年男人沉默下来。他扶了扶眼镜，看了看斜对面的学校，又看了看这对夫妻。过了一会儿，他轻轻拍了拍娜仁花丈夫的肩，推门走了。

那天以后，面馆墙上多了一块小木板。只要有入替陌生人多付一份饭钱，娜仁花就写在便利贴上，“一碗牛肉面”“给独居老人”“给没带饭钱的孩子”……粉的、黄的、蓝的纸片一张叠一张，慢慢贴成了一个心形。

巷子里的人来来往往，面锅每天照旧冒着热气。有人默默为素不相识的农民工垫付面钱，有人牵住独自上学的孩子，护他穿过马路。那些善意不声不响，从一双手递到另一双手，也从这家小店一直传到门外。

小说阅读

秋染尘间一味欢

□董国宾

秋一抬脚，夏便收了锋芒。风不再灼人，天一下高了，云也薄了。远处的山野从浓绿里慢慢退出来，浅黄、赭褐、暗红，一层压着一层。秋并不急着宣告什么，只在早晚渐凉的风里，悄悄换了季节。

清晨，雾沿着田埂浮动，露珠停在草尖、豆叶和瓜藤上。太阳升起来，稻穗一点点亮成金色，豆荚鼓胀，院角的柿子也红了。谁从田边走过，裤脚很快就被露水打湿。这样的凉意最先告诉人：暑气真的过去了。

老屋的窗敞着，风穿堂而过，带进院里的花香，也带着灶间的饭香。墙角堆着新收的花生、红薯，竹篮里晾着鲜枣。大人围坐说庄稼、话家常，孩子追着落叶跑。花生壳在手里轻轻一捏便裂开，细碎的声响混着笑声，落在小院秋光里。

风一天天凉，树叶的颜色也一天天深。梧桐先黄，乌桕渐红，林梢被风吹得沙沙响。村外的田野更热闹，稻浪起伏，玉米露出饱满的籽粒，高粱穗沉下来，豆荚在日头下慢慢变干。农人弯腰收割，又直起身装车。粮食进了袋、上了车，脸上的笑也一点点舒展开来。

秋的好处，常常就在这些寻常事里。檐下的扁豆还开着紫花，篱边的菊花刚刚见霜。母亲把枣蒸软，把柿子削皮晾起，又切红薯晒成干，像是在替漫长的冬天预先收下一点甜。傍晚灶火燃起，炊烟越

草色漫过时光（组诗）

□谭丽娜

起风	草丛把它埋了大半 风过来的时候 车辙是空的
风从草尖上过 整片草原朝一个方向伏下 又慢慢站起来	套马杆
伏下去的时候是绿的 站起来的时候 也是绿的	立在毡房外的套马杆 被手心磨出凹槽 一年只出手几次
风不知道自己 和草之间 隔着一整个下午的犹豫	秋营地
羊群低头啃过的地方 草用三天恢复记忆 再用三天 把脚印还给大地	多数时候 它只是在等 等风把绳子吹直 等马群从坡上漫下来 等一个牧人 把手掌的温度重新放回去
我去看过一次 后来不去了 草还站在那里 像什么都没发生	不用的时候 它替草原站岗
盐石	秋雪
黄昏的石头被舔得发亮 盐粒落上去 簌簌的 像细雪	打单机开过去 草躺成行 一股青湿的甜 从断裂的茎秆里涌出来 粘在刀刃上
马从四野聚拢 舌尖刮擦石面的声音 是它们在回话	草垛从地平线长出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像大地给自己打的补丁
没有鞭子 没有吆喝 石头只是温热地 等在那里	天亮前最后一道光 把草垛的影子拉得很长 伸到明年春天
勒勒车	尾声
草窝里歪着一辆勒勒车 木头灰白 快散架了	草枯了又荣 雁去了又回 风从去年吹到今年 还在吹
福条断了两根 剩下的还在等 等一只不再回来的手	诗星空

